



求那跋陀羅對中國禪宗之貢獻(四)

甄真編曲自題書

本拜神謝白... 善翻音... 文義... 禪宗... 具... 甘

涅槃境界無相三昧，不墮二邊故非斷非常，不壞不死（如前

所云）。以不壞故，乃為衆生之棲神，以不死故，可為衆生之安宅。「惟其非斷非常，不壞不死，故九流於是乎交歸，百氏於是乎冥會，是謂修行者之所歸依也。」涅槃境界無捨無得，佛在深禪定窟中，一切諸法皆是虛妄，隨相滅處是名實相，是名法界，名第一義空，故無可捨。佛在深禪定窟中，不見諸法性相，真如無物，故無可得。入大三昧深禪定窟、常樂我淨，乃諸佛世尊安隱住處，非有如虛空，非無如兔角，非有非無。凡所有相，體用因果，言一有過，言異有過，法爾不一不異乃能無過。蓋以凡夫二乘妄情取捨，執斷常、取捨、一異、壞死等虛妄分別，離此諸過一切皆非，入深禪定窟，是為真常真樂真我真淨，名大涅槃。

《楞伽經》所言涅槃要義、與《大涅槃經》所言初無二致。後來禪宗六祖慧能大師即以此經所言涅槃要義傳心，使人頓轉心意意識，頓入聖智自覺境界。蓋明心見性者，惟知彼塵染乃明心淨，知彼相幻乃見惟見性真故也。《壇經·機緣品》云：

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。凡夫謂之死，外道執為斷。

諸求二乘人，目以為無作（《大智度論》卷九十三「邪見者所謂無作見。雖六十二見皆是邪見，無作最重。所以者何？無作謂不應作功德求涅槃」）。盡屬情所計，六十二見本。妄立虛假名，何為真實義。惟有過量人，通達無取捨。以知五蘊法，及以蘊中我（言外凡因知五蘊法，即以五蘊法為常一主宰之我，而涅槃則非外凡所執之我人衆生壽者）。外現衆色像，一一音聲相。平等如夢幻，不起凡聖見（我國禪宗初祖達磨「深信含生同一真性，俱為客塵妄想所覆，不能顯了。若捨妄歸真則凡聖等一」焉有誰凡誰聖之見。故《金剛經》云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」）。不作涅槃解（唐譯《楞伽經》云：「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之相，一切皆是妄分別有，無所有故。」又云：「非於生死外有涅槃，非於涅槃外有生」），二邊三際斷（於過現未五蘊之上執斷常有無等之邊見，一切斷除）。常應諸根用（在眼曰見、在耳曰聞），而

田光烈

不起用想（無爲而無不爲，不加造作自然起用，乃無功用行，八地以上乃能）。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。劫火燒海底，風鼓山相擊。眞常寂滅樂，涅槃相如是。

六祖在偈的開頭說大涅槃圓明常寂照，偈的末尾又說「眞常寂滅樂」。眞常常住曰眞常，《涅槃經》云「生滅滅已、寂滅爲樂」。涅槃四德曰常樂我淨。六祖特別強調涅槃之樂爲眞常寂滅之樂，眞常寂滅樂爲大涅槃。凡不從事大涅槃者，但捨苦取樂、捨受因樂，樂受亦樂，有間苦受視無間苦亦即爲樂，樂謂涅槃，此世間涅槃。《大涅槃經》喻如「飢乃得食便爾安樂而名涅槃，如病少差便爾安樂而名涅槃，如怖得依便爾安樂而名涅槃，如貧得寶便爾安樂而名涅槃，如人觀骨不起貧欲而名涅槃，如得四禪乃至四空定中安樂都謂涅槃」（轉引自歐陽漸《大涅槃經叙》二十九頁）。世間涅槃所謂之樂乃與苦相對之樂，即前引《勝鬘經》所謂「若無如來藏者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之樂」，此樂乃受（心所）樂。受有三種：苦受、樂受、捨受（非苦非樂）。諸佛如來入深禪定窟常住之樂非受樂，乃絕對之樂。《大涅槃經》謂四樂故名大涅槃。「一者斷諸樂故，斷樂無苦故；二者大寂靜故，離開而樂故；三者一切知故，所知無障而樂故；四者身不壞故，金剛（金剛喻定）常住而樂故」（同上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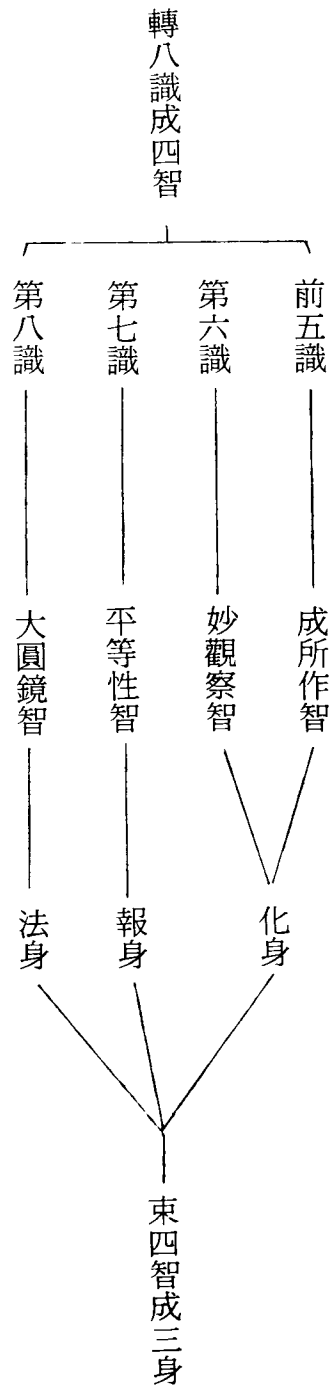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，對經文所說「轉變」義，還須進一步研究。「轉」謂「轉依」，「變」謂「熏變」。轉依義經有明文，宋譯云「諸地不相至，百變百無受。醫方工巧論，技術諸明處。」唐譯則云：「諸地無次第，無相轉所依。醫方工巧論，技術諸明處。」無相轉依，爲大乘宗趣所至之果。諸法唯心相則無相，無相則無次第，地地皆同。如果以淨方便，竭力盡心，使淨相日增而染境不顯，即無相轉依也。轉依復以淨心廣度衆生，善巧方便施設五

明。是以明心見性之機，在乎轉依。轉依者，即將迷依轉而成悟、染依轉而成淨，迷悟染淨皆爲一心，令心成淨，方爲契性。能轉之依爲如來藏，實即藏識。藏識得名如來藏者，以其本性明淨爲客塵所染而不淨，從本淨言之爲如來藏也。由是而施設種種禪定（《大智度論》卷五有一百八種三昧）、種種法門對治此心，使此心由染而淨，由迷而悟。此淨悟義乃心蛻化易質所謂「轉依」而得，非返本還原之意也。是以入地以後，一面令心成淨與法性相契；一面逐漸轉依，得金剛喻定乃至極果。極果者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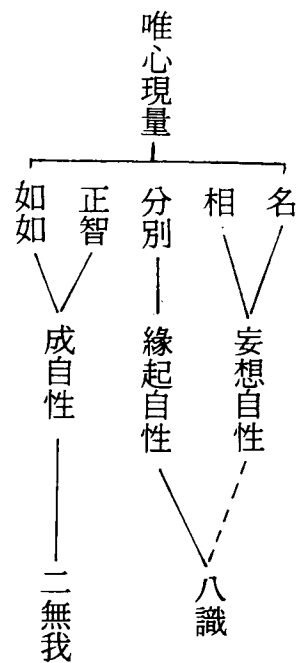
菩提涅槃之爲佛也。轉迷爲悟成菩提，轉染爲淨成涅槃，迷悟依於眞如，染淨依於藏識，故菩提涅槃爲二轉依。眞如猶言眞理，是識性、是無爲法，自存自在，不待作爲，不創造，也不被創造。眞如之爲依只有增上緣的意義。從認識上看，又有認識對象（所緣）的意義。凡是不合理（迷）的實踐，都是與眞如抵牾間隔而進行的；凡是合理（悟）的實踐，都是與眞如隨順契合而發展的。所以眞如是迷悟依，換句話說：眞如是實踐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，故曰迷悟依於眞如。藏識即根本意識，對「理」而言即爲「事」，亦即識相。實踐的動力是藏識中所具的種子（潛在的功能），染種子生染污現行，淨種子生清淨現行。種子非如各種麥種有形色可言，它不過是一種潛在的生發功能，也可以說它是藏識的差別現象，與藏識不能分離。就藏識對種子有能執持的意義而言，說它爲「持種依」，染種與淨種的對立消長轉變進退都根據在這上面，說它是「染淨依」，故曰染淨依於藏識。轉依就是用眞如迷悟的依與藏識染淨的依，兩種對立的統一及其適應來談轉變的。兩種轉依，相待相成、互爲條件。由迷而悟乃能由染而淨，反之亦然。藏識是法相、是能、是事；眞如是法性、是所、是理。兩者是對立的，而兩者又同屬於心，所以又是同一

的。玄奘大師特以理與事、體與用這兩對範疇來解釋真如與藏識。以為真理顯明了一分，事也就清淨一分，而以理之全顯事之全淨為終極目的，禪佛教的意義發揮至此，可嘆觀止。它不僅對唐代及以後的佛學有極大的影響，對唐以後佛家思想的影響也非常巨大，所以有人說「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即新儒學（宋明理學）之產生及其傳衍」（馮友蘭著《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》），這問題我們下面將談到。

其次：《楞伽經》言古佛百八句，今佛勝義為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，四門皆唯心現顯。四門中五法攝三性、八識、二無我乃至一切法，其義如圖：



轉依者，乃轉去緣起自性生死位中之識，轉得成自性佛果位上之智。即「轉八識成四智、束四智成三身」（《大乘莊嚴論》）。如圖：



有僧智通讀《楞伽經》千餘遍，而不明三身四智之理，請問六祖。六祖說：「三身者，清淨法身，汝之性也，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，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離本性別說三身，即名有身無智，若悟三身無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」……既會三身便明四智，復說偈曰：

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。
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。
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用名言無實性。

若於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（《壇經·機緣品》），六祖言三身乃汝之性、智、行。所謂「汝」者，非智通其人，乃其人本有自性清淨之如來藏也。四智者：《佛地經論》釋云：

大圓鏡智者，謂離一切我我所執一切所取能取分別，所緣行相不可了知，不愚不忘一切境界，不分別知境相差別，一切時方無間無斷，永離一切煩惱障垢有漏種子，一切清淨無漏功德種子圓滿，能現能生一切境界諸智影像，一切身土

影像所依，任持一切佛地功德窮末際無有斷盡，如是名為大圓鏡智。平等性智者，謂觀自他一切平等，大慈大悲恆共相應常無間斷，建立佛地無住涅槃，隨諸有情所樂示現受用身土種種影像，妙觀察智不共所依，如是名為平等性智。妙觀察智者，謂於一切境界差別常觀無礙，攝藏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諸妙定等，於大眾會能現一切自在作用斷一切疑雨大法雨，如是名為妙觀察智。成所作智者，謂能遍於一切世界隨所應化成熟有情，示現種種無量無數不可思議佛變化事，方便利樂一切有情常無間斷，如是名為成所作智（《藏要》本卷三）。

此釋與《成唯識論》（卷十）所言大同。六祖談四智則言簡意賅，高度概括。「五八六七果因轉」者，言八識轉成四智之過程。「五」謂眼耳鼻舌身等前五識，「八」謂第八如來藏藏識，「六」謂第六意識，「七」謂第七末那識。此中六、七二識因中先轉，五、八一體至果乃圓。故云「五八六七果因轉」。轉八識成四智者，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。八識實性即自性、自心、本性、真如。如如不動，無所謂轉，故轉依者，「但用名言無實性」也。「若於轉處不留情」者，言心迷為識、心悟為智，悟則永悟不復退轉，謂之「不留情」。若能如此，則雖塵塵剎剎繁興鼓躍，亦能不動心源永處於那伽定中。那伽定有數義：1、那言無、伽言罪，諸阿羅漢斷諸煩惱名大無罪；2、那伽名龍象，五千阿羅漢，諸羅漢中力最大，如水中龍、陸上象，以禪定智慧之力，勇猛無畏作種種變化，說法利生（《大智度論》卷三）；3、那伽定即龍定。龍常靜思攝念，故有定力，能現大變。佛有四威儀而常在定中，故喻為龍（《人天眼目》下）；4、欲長保其壽俟彌勒佛出世，以此為願力之禪定曰那伽定。

憨山大師謂六祖因講《楞伽經》而開示之《識智頌》八句「發盡佛祖心髓、揭露性相根源。……咸謂六祖不識字、不通教，何以道此？殊不知佛祖慧命，只有八個字包括無餘，所謂『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』。以唯識故，三界寂然了無一物，以唯識故，萬法縱然；蓋萬法從唯識變現耳。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，即黃梅夜半露出本來無一物，即此一悟，十方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，盡在裏許擊不破，故衣鉢止之。即二派五宗，都從此一語衍出，何曾有性相之分耶？」（《憨山大師夢遊集》一）

上面我們說「轉依」要使此心蛻化易質。所謂「質」者，指善惡染淨言也。善惡染淨有「自性」與「分位」之別。說「心性本淨」以及如來藏是善是淨，此就「自性」而言；若言「分位」，從功夫方便立說：有先有後，說先染而後淨。譬如日月，自性本來明淨，但為雲霧所障，此障譬如分位的染或惡，一旦雲盡霧去，日月自性之明自然顯現，譬如分位的善或淨。姑無論「分位」的或染或淨，或善或惡，而「自性」則始終是善淨的。姑無論雲霧或為障或不為障，而日月始終是「自性」光明的。再卜就發展趨勢而言，眾生有此「自性」善淨的心性（即如來藏）為質地，乃有改過遷善、捨染趣淨以實現其「自性」善淨的可能。是故分位雖有善惡染淨，而其發展趨向則必然歸於善淨。

如何才能捨染趣淨，使善淨由可能性而變為現實性，完成轉依的過程而得大涅槃，根據是有的，即在人們的心上，此心即如來藏藏識。如來藏藏識具有無漏清淨種子，只待外緣具備，淨淨發生作用，念念不斷、相似相續，即可使此心轉迷為悟，轉染為淨。所謂外緣者，三世諸佛開示之正法也。此法仍以眾生所有名言種為親因緣，師友所說為增上緣。前七識對正法見聞覺知之後，留印象於藏識之中（熏種），叫做「熏習」，其義如圖：

（下轉第19頁）

②⑤《廿二史札記》卷十九。中華書局1963年版。

②③見《正統道藏》映帙、容帙。

②④詳見道宣《集古今佛道論衡》卷丙《帝詔令英法師翻老子爲梵文事》。

②⑦《參同契·天地設位章》。《周易參同契古注集成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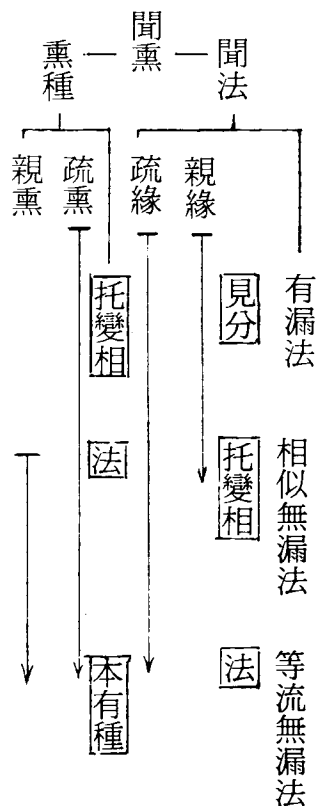
②⑧參見黃宗羲《易學象數論》卷一、胡渭《易圖明辨》卷

三。

②⑨《寶鏡三昧歌》全文：

如是之法，佛祖密付。汝今得之，宜善保護。銀碗盛雪，明月藏鷺。類之弗齊，混則知處。意不在言，來機亦赴。動成窠臼，差落顧佇。背觸俱非，如火火聚。但形文彩，即屬染污。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。爲物作則，用拔諸苦。雖非有爲，不是無語。如臨寶鏡，形影相睹。汝不是渠，渠正是汝。如世嬰兒，五相完具。不去不來，不起不住。婆婆和和，有句無句。終不得物，語未正故。如離六爻，偏正回互，疊而爲三，變盡成五。如葦草味，如金剛杵。正中妙挾，敲唱雙舉。通宗通途，挾帶挾路。錯然則吉，不可犯忤。天真而妙，不屬迷悟。因緣時節，寂然昭著。細入無間，大絕方所。毫忽之差，不應律呂。今有頓漸，緣立宗趣。宗趣分矣，即是規矩。宗通趣極，眞常流注。外寂中搖，擊駒伏鼠。先聖悲之，爲法檀度。隨其顛倒，以緇爲素。顛倒想滅，肯心自許。要合古轍，請觀前古。佛道垂成，十劫觀樹。如虎之缺，如馬之鼻。以有下劣，寶几珍御。以有驚異，狸奴白牯。羿以巧力，射中百步，箭鋒相值，巧力何預。木人方歌，石女起舞。非情識到，寧容思慮。臣奉於君，子順於父。不順非孝，不奉非輔。潛行密用，如愚若魯。但能相續，名主中主。

（上接第29頁「求那跋陀羅對中國禪宗之貢獻」）



「熏習」能使藏識的質地轉變，叫做「熏變」。即前引《楞伽維》文所謂「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是現識（藏識）因」也。不思議熏者：《成唯識論》（卷二）「謂所熏能熏各具四義，令種生長故名熏。」所熏即藏識自體分，非同時五心所及餘轉識；能熏即前七識及其相應心所（七識熏藏識見分種，前五識熏藏識相分種，第六識通熏藏識見相二分種）。又云：「如是能熏與所熏識，俱生俱滅，熏習義成。令所熏中種子生長，如熏芭藤（胡麻）故名熏習。能熏識（現行果）等，從種（前種因）生時，即能爲因（現行又爲因），復熏成種（後種又果），三法展轉（從種生能熏識，此識復能爲因，復熏成種），因果同時。如炷（前種）生燄（現行果），燄（現行）生焦炷（後種）。亦如束蘆，更互相依，因果俱時理不傾動。」非不見眞如而能了諸行如幻事等，雖有而非眞，此之謂「不思議熏」。

不思議變者：變之體有力有能（種子亦曰功能，乃用中之體，即前「廣八略二」圖中之眞相）；變之用則或染或淨；變之事則頓起頓滅；變之相則如幻如夢，如鏡現形還見自質，謂之如幻，未臻大覺，長夜淪迷，謂之如夢；變之妙則相似相續，等流而相似，異熱以相續，相似則非常，相續則非斷，凡所有相體用因果，不一不異，名曰相似相續。「變」具以上諸義，善巧絕倫，故曰「不思議變」。

（未完）